

生死恋

王 富 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生 死 恋

王 富 昌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35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9,100

ISBN 7-5329-0082-7

1·73

统一书号 10331·330 定价 1.90 元

目 录

第一回	马兴禄订计肥私囊 王老刚直言削钱粮.....	1
第二回	求龙拜神老刚祈雨 扣套设圈布仁献策.....	10
第三回	庆丰收老刚宴乡亲 求和解二酸登王宅.....	14
第四回	喜迎春九江忙年货 遭巨测老刚归地府.....	19
第五回	闻噩耗闷雷击顶 送灵柩哭浪震天.....	24
第六回	李布仁邀功谄家主 马兴禄狠心设毒计.....	28
第七回	三麻子夜烧茅草房 王九江乔装入马府.....	34
第八回	迎客厅英雄战群匪 后园内九江遇险情.....	40
第九回	美英雄误走观花楼 白小姐义释老同学.....	45
第十回	生死关头主仆相救 得寸进尺自找倒霉.....	48
第十一回	卸罪责老奴祸主仆 藏祸心亲舅驱甥女.....	54
第十二回	情深意笃雪地订约 痴心妄想毛六遭唾.....	60

第十三回	救丫环自扮撒谎客 瞒二老干当不孝名	68
第十四回	索春玲姑爷遭冷遇 报信息家奴代斥责	73
第十五回	为主子丫头遭毒打 怕姐夫小霸王转心肠	79
第十六回	白云洞好汉暂存身 李家寨恩人指路程	85
第十七回	避横祸凤凰山入伙 占鳌头校军场施威	94
第十八回	盼音讯淑女倍忧愁 赠书画局长重议亲	106
第十九回	娇女情深怜老父 慈父书房论世情	114
第二十回	赴家宴九江入东镇 闹客厅美妾装疯魔	118
第二十一回	仄匪窟逃离凤凰山 迷路误入卧龙镇	128
第二十二回	照肝胆九江去疑心 开茅塞肖杰说真理	135
第二十三回	王九江传书断情缘 于小飞献花探病症	139
第二十四回	周太君命赴黄泉路 李夫人梦游神仙阁	147
第二十五回	红莲仙无意害后人 智圆僧有心惑愚盲	152
第二十六回	守灵之夜兄弟出丑 抢席夺毡千家遭殃	160
第二十七回	托保山于以干弄权 做媒人马兴禄碰壁	168
第二十八回	肖仲贤弃家投圣地 王九江受命入白府	176

第二十九回	送书信长龙透消息 得真情学究斥女儿	186
第三十回	白玉兰重情助九江 白秉义好奇买烈马	193
第三十一回	王九江两试白秉义 于小飞三探白玉兰	201
第三十二回	回故土途中祭祖坟 喜重逢深夜诉别情	209
第三十三回	约乡亲大牛回工地 抗残暴众人结同心	217
第三十四回	释疑猜学究当侦探 赏兰花淑女话气节	222
第三十五回	匪司令调情遭拒绝 智圆僧报信奔马府	228
第三十六回	做帮手妖尼频劝酒 搜白府局长先贪财	233
第三十七回	伪局长登门求表兄 小土匪院内戏春香	242
第三十八回	张团长闷气化仇恨 三姨太游山作囚徒	250
第三十九回	张副官谋演苦肉计 莽团长欲洗辱妻仇	259
第四十回	杨占一赴宴下山岗 三姨太隐情毙土匪	264
第四十一回	杨奎舍命战顽匪 肖杰巧计退敌寇	270
第四十二回	白家村九江落陷阱 长源城团长施淫威	276
第四十三回	于以干仗势难袁弟 张淑君舍身救袁兄	285
第四十四回	于小飞霸亲囚淑媛 白玉兰难中怜弱女	296

第四十五回	马兴禄泄愤绝亲情 于小飞痴情应条件305
第四十六回	悼淑君肖杰放悲声 救九江玉兰吞血泪313
第四十七回	得消息仲贤入白府 论英雄小飞隐真意321
第四十八回	长河截车九江得救 玉兰举枪小飞毙命326
第四十九回	喜事变白局长发狂 迟疑不决学究遭殃333
第五十回	翻江倒海农民暴动 装神弄鬼智圆疯魔337
第五十一回	树大旗欢聚杏花村 散浮财拥戴共产党343
后记348

第一回 马兴禄订计肥私囊 王老刚直言削钱粮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夏天，长源县遇到了百年罕见的大旱。自春分到夏至，整整三个月滴雨未降，真是河塘枯竭，禾稼焦死。麦子收了半拉数，又眼瞅着满坡的秋苗枯黄干萎，庄家人心里就象刀尖剜肉、脚板钉钉似的难受。庄家人靠的就是那几亩薄地，打不出粮食，日子可怎么过哟！

这长源县东北方有一座山，名叫杏花山。山西麓有个村镇名唤杏花村。这村子倚山傍水，风景秀丽，是方圆几十里最大而又有名气的山村。这不仅因为村东杏花山上有建筑宏伟、占地上百亩的各种古寺与道观；每年有农历三月初三、九月初九两次庙会，招引着方圆上百里的人们；而且因为杏花村以前曾两次出过尚书、翰林。“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自满清道光年间起，杏花村便因了马尚书的威名而身价百倍，成为长源县无人不晓的村子。

杏花山泉水汇集而成的白龙河，横穿杏花村中部，把这个村镇自然分成两部分，河东称东庄，河西为西庄。

东庄三面环山，所有土地都在山坡上；土质瘠薄，水源奇缺，靠天吃饭，十年九不收。村里有个铁匠，名叫王老刚，此人五十开外，高个头、宽肩膀，面如紫铜，声若洪钟。

处事果断，敢说敢当。平生最爱济困扶危，路见不平便要拔刀相助。东庄不管谁家摊了事，他不出面就象没了主心骨；他一到场，天大的事情也会迎刃而解。因为他的带动，东庄的人虽然贫苦，却都很讲义气，人心挺齐。

西庄方圆几十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多数人家较为富裕。只中等以上地主就有七、八家。财主中要首推马家。这一家现在的当家人名叫马兴禄，排行第二。长得细高条个子，白净面皮，鹰鼻阔嘴，一双水泡眼。只因说起话来尖声细气，拖着长长的尾音，好似女人声腔；待人接物又酸里酸气，虚实难测，故人送绰号“马二酸”。

马兴禄的曾祖父曾做过满清的尚书，挣下了这一份可观的家业。后来虽曾一度败落，但到了马兴禄的父亲则又中兴起来。马兴禄执掌家业后，更是锦上添花，兴旺发达。

这马兴禄兄弟三人，大哥马兴福是长源县商会会长，三弟马兴传吃喝玩乐，不理家事。马兴禄依仗哥哥的势力，自从做了马王镇镇长兼杏花村村长后，更是横行乡里，无恶不做，百姓却敢怒而不敢言。

晴空响炸雷，震颤了杏花村全体村民的心：镇长马兴禄，要增加祈雨的“份子钱”了。村民们潮水般涌向马家大场，眼巴巴等候马兴禄训话，好讨个实底。

几天前，马府管家李布仁就放出口风，说什么“大旱要有大施舍，龙王爷才能高兴”。因此，今年祈雨的份子钱无形中长了一倍：有钱的光洋壹块，没钱的粮食一斗。这下可把人们愁坏了。须知一斗粮掺上糠菜，够一家人混个多月呀！囤里统共那点粮食，交出去，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哟！

人们蹲在马家大场里，一个个心事重重，双眉紧锁。有

的闷头抽烟，有的唉声叹气，有的低声啫咕：

“这祈雨的‘份子钱’年年长，啥时是头哟！”

“唉，有啥法子？麦子收了半拉数，再不祈雨，早秋苗子象头发，晚秋种子下不了地，明年怎么活！”

“咳，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忍着点，认了晦气罢！”

“老刚外出串乡，一村人没了主心骨，还不净等着让马二酸糊弄？”

忽然，赵二楞惊喜地喊道：“看，老刚大伯回来了！”

人们顺着二楞手指的方向扭头一看，从场北边走来的，正是王老刚。于是“哗”地一声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嚷嚷开了。王老刚半天也没听出啥道道，他摆手让大伙安静下来，对身旁的王老栓道：“二弟，我一进村就风闻着今年祈雨的份子钱又加了码，到底咋个摊法？”

王老栓长叹一声道：“咳，提不得了。比起去年，整整翻了个个。有钱的大洋一块，没钱的粮食一斗！”

“喔？！”王老刚有些吃惊，心里思忖道：你马兴禄的嘴未免张的太大了，一户一块钱，全镇合起来就是五百多块。这么大的灾年歉景，不是分明趁火打劫，敲穷人的竹杠么！？哼，马二酸呀，你存心不让人活，俺也不能伸着脖子等死！

赵洪良颤巍巍地道：“老刚兄弟，这件事吵吵好几天了。大夥心里都拿不准，等着你回来定盘子呢！”

王老栓也悄声道：“大哥，这雨是祈还是不祈，快拿主意吧。”

王老刚轻轻点点头，点上烟抽起来。这件事几乎年年办，却是件大事，牵动着家家户户的心。多少年了，人们对

祈雨都抱着很大的希望。祈了雨仍然不下，谁也没有话说；如果不祈呢，就难免落埋怨。王老刚低头思考了半天，终于说道：“眼下天旱的这么厉害，雨还是要祈。份子钱太重，咱得让他减下来！”

有人怀疑道：“他马二酸能愿意么？”

王老刚道：“只要咱人心齐，就不怕他。”

“大哥，就怕马二酸不肯让步。”王老栓磕了磕烟袋说。

赵洪良也道：“是呀，马兴禄历来说一不二，他定的规矩，不依着他，他撒手不管了咋办？这雨可是非祈不行呀！”

王老刚大声道：“乡亲们放心，这件事由我去办。他马兴禄答应减份子钱呢，咱就照常拥戴他领头祈雨；要真不答应，咱就自己操持，这个头我来带！”

这些话，让马府管家李布仁听了个一清二楚。这李布仁长得是骆驼背，虾米腰，枣核脑袋，狸猫眼一眯缝一个心眼。他为虎作伥，帮着马兴禄做了数不清的坏事。现在见自己苦心想出的赚钱法子，就要被王老刚搅了，连忙回府向主子报告，商量应急办法。

马兴禄正喜恣恣地拨拉着算盘珠子。白净的长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他斜靠在椅背上，恍恍惚惚，忽见一堆堆白花花的银元在桌上滚动，忙伸手划拉，一只不算小的钱匣子竟装了个满当当。得意之余，他两手交叉，搁在后脑勺上，擎着那颗扁圆脑袋，信口哼起了二簧：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二爷，不，不好了！”李布仁满头大汗闯进来。
马二酸顿时打了一个愣怔，急问：“啥事？”

李布仁上气不接下气地道：“二爷，那王老刚、在大场里，挑动人们、要削份子钱呢！”

“咋！”马兴禄象蝎子蜇了屁股，一声怪叫，倏地站起身，脸上的肌肉急剧抽搐，“削份子钱，怎么回事？”

“要削一半呢！”

“狗屁！”马兴禄拿拳头敲击着桌面，“奶奶的，这个王老刚，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在这节骨眼上……我岂能容他！”

李布仁赶忙随声附和：“哼，盐里酱里都有他，他一天不死，杏花村就不得安宁！”

马兴禄使劲一拍桌子：“我饶不了他！走，出去看看！”走在路上，马兴禄想了很多。他知道份子钱是加的太重，村民意见很大。王老刚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如果今天跟王老刚玩硬的，不会有好结果。可是自己历来说一不二，份子钱又不能削减，怎么办呢？

走到大场时，马兴禄也有了主意。刚才那一脸愤怒的情绪一扫而光，摇着那颗偏脑袋，把文明棍往左胳膊上一挂，抱拳当胸，朝着乱哄哄的人群笑道：“乡亲们，请静一静！”

李布仁狗仗人势，把一只干瘦的长胳膊在空中摇晃着，扯开干哑的嗓子叫道：“喂，大家安静了！现在请镇长讲话。”

场子里渐渐安静下来。马兴禄清清喉咙道：“刚才因敝处有点小事，来迟了一步，让乡亲们久等了。”

人群中没有声响。马兴禄环视了一下，目光在王老刚脸上停留片刻，右眉梢不太明显地一颤，立刻又把目光移开，道：“祈雨是咱杏花村遇到早年的传统做法，是件很重要的事。

大家知道，天不下雨地里就不长庄稼，打不出粮食大伙就得逃荒要饭饿肚子。敝村长怜念乡村父老，今天仍然挑头祈雨，为的是让大家安居乐业过太平日子，这点苦心，我想大伙是明白的。”

马兴禄说这番话时，声调平和，就象什么都不曾发生。人们默默地听着，你看看我，我望望你，谁也猜不出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场院里死一般寂静，只间或传来小儿的哭声。

马兴禄见没有反应，把视线重新移到王老刚的脸上。王老刚叼着烟袋正“吧哒吧哒”抽得热乎。马兴禄心里一阵翻腾，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肚去，却不露半点声色。这是他的一个绝招，正所谓“怒于中而喜于形”。他继续说道：“今年的天旱可以说百年不遇。为感化神灵早降甘霖，份子钱是重了点。可这是跟庙里的方丈议好的数目，并非敝镇长独作主张。我想诸位乡亲父老都是通情达理的，哎，哎！不会让敝人作难吧！”

人们依然没有出声。马兴禄洋洋得意，笑道：“既然大伙没意见，就商量一下祈雨的事吧。老李，把祈雨颂文念念，让大伙听听。”

“是。”李布仁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纸展开，然后戴上老花眼镜，故意干咳两声亮亮嗓子，摇晃着脑袋念起来：

“杏花村村长马兴禄，率全体信民，敬启四海龙王圣聪，盖因杏花山一带，久旱不雨，禾稼枯死……”

“李管家，请停一停！”忽然，王老刚拨开众人，凑到李布仁跟前。

马兴禄心里一沉，有些恼火，不软不硬地道：“老刚大

哥，有事以后慢慢说吧！眼下是祈雨，如果谁敢搅合，得罪神灵，他就是全镇的罪人！”

“在下不敢！”王老刚不卑不亢，拱手道，“马镇长，我一生打铁为业，是个粗人。今有一事不明，想着请教请教。”

马兴禄腮上的肌肉微微搐动了一下，眼珠子迅疾地转了两圈，然后慢条斯理地捋捋那几根棕色胡子，冷笑道：“说吧，可不能时间长了！”

王老刚一直盯着马兴禄的脸，他内心的变化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却故作不察，道：“这祈雨无非用些祭祀之物，点香烧纸，会有多大花销？今派每户大洋壹块，不是有点太重了吗？”

“太重？哎！”老刚一语中的，戳着了马兴禄的心病；他突然脸色骤变，把文明棍在地上戳得“笃笃”作响，摆出一副俨然不可侵犯的架式，训斥道：“王老刚，你自己摸摸嘴巴子上那把胡子，白活了这大年纪怎么的？没吃过牛羊肉，总该见过牛羊跑吧？这祈雨的事奥妙无穷，能象你说的那么简单！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这至诚则灵的道理你懂不懂？不发大愿心咋会得到大报应？还有，就不打算施舍僧道、尼姑了？还有，那庙里的龙、神金漆剥落，多年失修，难道就长期拖着？你不会算账可以搬搬手指头，这一来二去得花多少钱？钱少了能办不能办？哼，亏你说得出口！”

马兴禄是有名的刀笔利嘴，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吐口唾沫就是钉。那故作高贵的姿态，那盛气凌人的架式，把王老刚气了个满脸星。他抢上去正要说话，李布仁一把拦住，故作亲热，拍着他的肩膀打诨道：“是呀，老刚大哥，马二爷

讲的都是实理。修庙塑像，积善修德，乡亲们谁不乐而为之！况且乡亲们拿一块出来，二爷怕不有十块、二十块等着？嘿，别认死理啦，我的老刚哥！”

“呸！”王老刚不由怒火中烧，勃然大怒：“李布仁，快别绕你那弯弯腔了！你为啥不睁眼看看，眼下是啥年景？人还扁着肚子，却硬要从嘴里抠出来敬神灵，岂不是舍了肚皮顾脊梁？份子钱不减半，这雨俺们不祈了！”

李布仁依仗势力，岂肯示弱？叫道：“好哇，王老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挑拨离间，煽风点火，诋毁神灵，你……”“布仁，”马兴禄抬手打断李布仁的话头，装出一副不屑置辩的神色，睨一眼王老刚道：“俗话说，大人不把小人怪，跟他那种粗人认真计较，失了咱的身份！”

“马二酸，咱们打碗说碗，打盘说盘；今天论的是祈雨的事，不准你满嘴胡说！”

“王老刚，你地无一垅，死了往哪儿埋还不知道哩，天旱天涝能管着你的筋疼？”马兴禄又面向众人，“乡亲父老可要仔细掂量掂量，哪头重哪头轻，心里要有数啊！”

王老刚又好气又好笑，从鼻孔里嗤地笑了一声，道：“马二爷，俗语是实话，看人不能看死，做事不能做绝。看来你这村长兼乡长是白当了！你耳朵聋，眼睛未必看不见。难道不知道马立升那二亩地卖给了我？”

“胡说！没有的事！”王老刚的话一下戳痛了马兴禄的心，他又怕又气，急忙否认。

王老刚笑道：“不信吗？前几天才办的手续，咱家现有

文书，截至麦茬为止，秋上就收粮食。”

“啊？！”马兴禄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摇了摇头。当听清王老刚确实已经买下马立升的那块地之后，突然一阵急火攻心，眼前发黑，金星飞溅，一头撞在地上。

第二回 求龙拜神老刚祈雨 扣套设圈布仁献策

却说李布仁忙令人用门板把马兴禄抬回家，又是喂水又是灌药，一家人忙个不停。马兴禄脸色阴沉铁青，象个判官。一句话不说，脾气也变得焦躁起来，最宠爱的二姨太亲手煮的银耳汤，被他一手打落在地。睡梦里都在不住地骂娘。

他怎能不恨呢！当村长十年，从来说一不二，谁敢歪歪嘴角？往年祈雨都是他出面张罗，而每次都能发一笔外财。当今世道不太平，各地都在闹共产。原指望用今年祈雨的这笔款子购置些武器弹药，扩充民团，以防不测。岂料平地起风波，半空里杀出个王老刚。眼瞅着几百块光洋要被一股旋风卷走，他怎能不恨不急？

更使他恼恨的还是王老刚买地之事。那简直就是朝他心口窝里楔楔子，朝他的眼里砸钉子。

马立升北杏行那二亩地，土质好，肥力高，地当中还有一眼水井，旱涝保收，是杏花村数得着的风水宝地。马兴禄早就垂涎三尺。如果那块地得到手，他北杏行那几十亩地便连成了一片。他之所以迟迟未动手，一则他早看透了马立升，迟早非卖这地不可；另则马立升是他没出五服的堂叔，为遮人耳目，他不便强行霸占。他却早放出口风：马立升那

块地只要卖，就是他的了。

马立升是个懒鬼赌棍。他父亲死时，留给他上百亩好地，成群的骡马。只十几年功夫，便让他挥霍殆尽，只剩这二亩好地了。

他虽然整天咋呼着卖地，村人们因马兴禄有言在先，谁敢与他抗争？可马立升又嫌马兴禄出价太低，不愿卖给他。所以一拖就是二年。

王老刚妻子早丧，撇下一个儿子名叫王九江。九江从小跟爹打铁，走东串西，餐风宿露，没个固定去处，因而对这一行当很不喜欢。

老刚看透了儿子的心思。每每盘算：自己祖辈打铁，祖辈受穷，临了连块埋尸的地都没有。儿子既不喜欢打铁，何不趁着能干，攒几个钱置块地让儿子种着。这样既满足了儿子，自己也算有了扎根之土。这么想着，便紧手掐腰攒起钱来。

马立升卖地的事一传开，老刚钱不凑手，未敢张口。新近钱数足了，便欲找马立升商量，要买下那块地。

乡亲们都为 he 担心，纷纷赶来劝阻：“那块地夹在马兴禄的地中间，全村人没敢买的，你若买下，岂不是块祸根！”

王老刚生性吃软不吃硬，笑道：“怕啥？自古有卖就有买。他马二酸势力再大，也管不着我凭钱买东西！这块地我是买定了。”

马兴禄越想越气，没处泄火，指着李布仁骂开了：“真是废物，人家把事情都办妥了，你他娘的还蒙在鼓里，连个信都讨不出来。如今生米做成熟饭，你可咋办？……哎哟！”